羣書治要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書治要

(三)

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能[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猶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振民。始乖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脩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實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與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舊無子道二字。補之。）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

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於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

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益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迺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幷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迺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

（舊脫古公卒至季歷卒九字。補之。）

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利也。）穆王即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衞。衞圻。）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舊無有不祀則修言六字。及注言號令也四字。補之。）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

王之訓而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也。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有作若。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衞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並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

舊無出猶日至是乎十四字。補之。

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幷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顚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

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

舊無無功亦誅四字・補之・

等自關以東大氐盡叛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

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

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拊・拍也・一作撾）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甕爲窗也・）甿隸之人。（甿・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偏・一作蹖）起什佰之中。（什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戟也・耰・椎塊椎也・）非銛於長鎩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

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末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舊無世家二字・加之・舊無齊字・補之・

世家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衞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

舊無桓公卒三字・補之・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

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弒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

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舉複具爲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

（舊無趙字。補之。）

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閒。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衞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衞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

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舊無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

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

舊無寢字・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

本書立作尊・

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舊無用兵二字。無齊字。補之。

吳起者。衞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

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尙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河作川。

然作之。下同。

白起者鄙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

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已疑毅。得齊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固舊作故改之。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

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裁。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閒也。譬猶驟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

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塯。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邪。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

無直道之道。

舊無梏字。補之。下桎梏同。

所上有人字。

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

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守。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貫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嘗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

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盜

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觚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即爲敖衣冠。（舊無大王二字。補之。）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舊無其補之・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七字・舊無大巫嫗之補之・巫嫗二字・下大巫嫗・同舊無豹曰・若皆四字・補之・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柰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取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貢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泠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掘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可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螳蜋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不知臣飛丸之集其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

愈心財進・作搏・
貪心而進・

雀。不知穽塹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舊無吳國之吳字。補之。下吳國同。

（第十三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同於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爲異。（尊卑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

（本書祭祀作喪祭。刑之之刑作行。）

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恥。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

舊無下沸字。補之。

向要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營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明帝卽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帝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細也。粹。淳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用作任。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主水官兼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黜惡亡秦之政論義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

（隆作際・押作抽・）

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復上有可字。盛有威。

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韁羈而御騁突。（以繩繫馬頷曰韁。騁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髕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若此之惡。髕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删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

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羅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趣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執。）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殿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窮爲陛

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貸乞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灾。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傜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

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恥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兼下有并字。）

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哀帝卽位。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常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鉤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譸譸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卽錢也。）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爲斂糴之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衆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憧而爲姦邪（忡誘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柰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辠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衞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

（貊作貉）

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衞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衞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迺損膳。解乘輿驷。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私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貰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狐

無下造字。

超奪作越。改之。

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幷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

（餘下有頃字。）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賣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迺罷酒酤官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辠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儉嗇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

踏作躁。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猋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末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猪突猋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

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譥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

無爲作云。改之。

人爲之。則上詐諼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

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覇。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蘇・取薪也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勠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奮無我字。補之。

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反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嗟嗟。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文書紛糺。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咨。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舊無禹字。補之。

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治作法。

鑒作訓。

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槨。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乎。孝文寤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速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一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憯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札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墓。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大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奏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

（漢上有之字。）

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

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迺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旨。上迺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舍下有上字。刪之。）

欒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迺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鄸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

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

反作久。

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亂。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

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鄙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貨也。欲令沛公反秦奢。儉素以爲貨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不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太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舊無嘗字・補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奏事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注刓作刻刓・斷・無復廉鍔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鞏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無周字。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可殫誅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天子春秋鼎盛。（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

（令下有之字。）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瘧。（匿足曰瘧。）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可下有也乎。

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婢闌也。奚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盧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曇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誼。捐廉恥。日甚。殺父兄。盜者劉寢戶之簾。劉。取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舊無故字補之。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社稷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駟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迺悅。入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簫。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袒陽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者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

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什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寫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也。）係官爲贖（得漢人爲贖也。）官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上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具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

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幷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脅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

（羣無貧人至侵者十）

二字・補之・

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誚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迺使中尉召錯。紿誑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